皇清經解

D 1-12
478
338

12
門
號
卷

東
學

詩之一
333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支那所錢有物

齊

譜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以齊世家上既言烹哀公而立胡公下云夷王之時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夷王上有孝王必不受譖烹人又上懿王王室始衰明懿王受譖是以知烹之者懿王皆依世家爲說然三代世表以哀公當共王胡公當懿王孝王而非夷王武公當夷王至共和而世家又言獻公九年厲王奔彘一獻公而三王各異且如世家言獻公由薄姑徙臨淄又與烝民毛傳當宣王時者

不合則共和以上年代粗畧未可憑也世家云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本紀云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張守節正義引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鼎二家之說差爲近理蓋太公至哀公五代而水經穀水篇酈註云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一作宏什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脫一字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兄哀公同爲六世卽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家第四代癸公系本作庶公此疑爲兩人今若增一代以五代當懿王哀公當孝王至夷王三年烹據帝王世紀夷王在位十六年本紀厲王三十七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自夷王三年下至共和末得六十五年以爲保民者艾胡公之歷年獻公約當宣王元年以後如此則獻公徙薄姑得在宣王時與烝民詩傳合而烹哀公者爲夷王明矣譜言烹哀公後齊之變風始作而鷄鳴與還兩序皆云哀公則未烹時作也箋不以序爲非知譜誤偶有不照耳

鷄鳴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史記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三代世表懿王註亦云然齊譜正義以鷄鳴詩當之非也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遂奔于彘下言厲

王上云周道缺卽懿王時王室始衰也其時公卿陳正風正雅以刺王實未作詩故變雅有厲宣幽王詩而無懿王詩太史公言詩人作刺者亦猶左傳謂召穆公作常棣耳且此詩如爲懿王而作當列于雅何得爲齊風乎御覽引韓詩鷄鳴序云讒人也此因詩有蒼蠅之聲又有紀侯譖哀公事而爲此說玉海引韓詩章句云悅人也此因詩有甘與子同夢而爲此說皆未若毛序之當經三章皆陳賢妃以刺今之不然傳箋初未明指哀公而序鑿然言之者孔子修春秋遣子夏等適周得百二十國寶書凡列國之事及其君號謚內外傳所不見者寶書中皆載之故子夏得據以作序也

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及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註證之泥矣古者鷄初鳴盥漱櫛畢以纚綰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褘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此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卽須朝見甚言其早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也

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經言甘與同夢傳以不忘其敬釋之則夢非睡夢之夢也說文夕部夢云不明也从夕瞢省聲傳意言蟲飛已薨薨矣尚甘與子同昧于下倩乎誠以羣臣會朝且欲歸治其家事無以晏起而取

惡于羣臣也此傳所謂不忘其敬也箋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則字當作寢說文寢云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夢聲傳箋義別正義以親愛意釋傳不忘其敬迂曲甚矣夢莫忠切與蘧古韻通又亡貢切寢惟莫鳳切一音

還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傳獸三歲曰肩儇利也此詩肩豳風作豜傳云豕三歲曰豜玉篇豜又作豲此肩即豲之省耳說文作豜而註云豕三歲肩相及者殆亦本作豕旁肩後人依豳風改之豳風豜傳曰豕此詩肩傳曰獸者爾疋麐絕有力豜則豜又獸有力之通名不專謂豕獸三歲亦得云有力也說文儇慧也以性情言傳利也以身之便利言然說文又云嬛材緊也惟材緊乃得便利則儇當作嬛爲是

著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淇澳充耳琇瑩傳云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則自天子以下皆用石矣周禮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而說文則云天子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子男無文許先于鄭當從許義伯已玉石半則子男當又降一等用象石礁矣楚語公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也韋昭註曰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楚子爵而用

象瑱卽其證也此傳上言象瑱下言士服天子元士視子男
內諸侯也故以象爲瑱而飾以瓊華之石次章充耳以青傳
云青青玉尙之以瓊瑩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天
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亦內諸侯也故以青玉爲瑱而飾以
瓊瑩之石或三玉二石或玉石半相埒也三章充耳以黃傳
云黃黃玉尙之以瓊英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此人君言外諸侯也故以黃玉爲瑱而飾以瓊英之石蓋四
玉一石以下依五等之爵而用之也正義以尙之爲身之所
佩非毛意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傳曰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下章傳云月
盛於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毛以古者君
臣以禮化民故民依禮嫁娶日出對未出而言月盛對未盈
而言不重東方鄭則以東方爲義日月俱在東方尙未明照
天下故上章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下章箋云月在東方
亦言不明言由君臣不明致有强暴義各有當也正義右鄭
乃云日之明盛在于正南失毛旨矣毛鄭皆以日喻人君韓
詩薛君章句云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後世
詞人如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曹子建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皆從韓義
履我卽兮傳履禮也傳謂履爲禮字非訓履爲禮也箋知傳意
故云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東方未明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如序言是由人君無節雖有挈壺氏亦不能守其職也經首二章言羣臣早入顛倒衣裳卒章責挈壺不能時夜而兩言自公則無節者在公矣歸咎挈壺乃詩人微旨亦猶杜黃揚觶飲曠飲調之義也序達經意故專其咎于朝廷傳箋皆責挈壺以序已明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述序謂由挈壺失職不以昏明告君非經意亦非序意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芠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說文以農時天時釋辰字是時者辰之本訓時夜者時節其夜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持夜猶時夜也但漏刻之節定于太史雖有準則日久必乖非盡挈壺之咎縱其不失君欲起早雖復告以旦晚豈遂聽從此皆事理之顯然者而經顧以不能責之則其所以刺君者可知矣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兒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傳言相隨即雌雄相隨綏然無別謂匹行而無別凡陰陽相匹亦貴有別雖鳩摯而有別所以可貴無別即非陰陽之匹矣上

言鬱巖如山卽言雄狐無別傳意亦謂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同于鄭也箋惟以雄狐求匹爲異有狐傳綏綏訓匹行故此傳亦當爲匹行說文綏作夊云行遲兒引詩雄狐夊夊云今作綏箋云形兒綏綏然則當用行遲曳義正義以傳爲兩雄相隨又以南山雄狐兩俱爲喻非也

齊子由歸正義曰傳于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曾也按爾疋由从自也言从此道自此道歸曾亦可而必非訓用下章齊子庸止傳乃訓庸爲用也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曰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又曰謂旣耕而東西踐躡槃摩之也按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祈年是爲耕事下卽云臘先祖五祀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獵爲田除害也然則除去田害謂之獵如田豕田鼠昆蟲草木之類衡從獵取于其畝而後種之乃得麻也獵卽獵取不必以踐躡槃摩釋之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正義曰傳以經言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于廟故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說非也凡君娶夫人父雖不在母容有在者惠公薨在春秋前隱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註桓未

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
侯故經于此稱夫人是桓公娶文姜時母亦已薨故傳曰父
母之廟專爲桓公言之箋泛言婚姻之禮不指桓公故曰娶
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不然仲子已薨尚何生者之可
同議乎

曷又鞠止傳鞠窮也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
使窮極邪意也按左氏傳于桓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始云
齊侯通焉毛意特謂桓公不合與文姜如齊決裂禮防至于
窮盡當有禍難隨之以經言鞠止是詩人已預知有彭生之
事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
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與此經正合鄭
于序下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以
淫通在先正義從之遂以箋意釋傳非傳意也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
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齊襄于桓十四年十二月卽位十五
年謀定許十七年謀衞十八年討鄭弒君莊五年納衞惠公
初若奮發有爲可繼莊僖之業然考當日會艾定許止魯一
國盟黃謀衞止魯紀二國首止討鄭傳止稱齊師惟納惠公
有魯宋陳蔡四國至莊八年經書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杜註云期其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又書師及
齊師圍邾邾降于齊是齊亦其期陳蔡而二國不至至是冬

而無知禍作矣經言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當爲圍郟之役而作序悉經意故曰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箋與正義俱未發明特詳著之以明序說之有據

無田甫田上田字傳箋無釋釋文云無田音佃正義曰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陸孔俱讀作佃則音堂練切矣信南山曾孫田之箋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釋文云所佃音田本亦作田是佃田二字通說文佃云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徐音堂練切按哀十七年左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杜註云衷甸一轅卿車正義謂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但有服馬無驂馬也周禮小司徒云四邱爲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

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註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戴記郊特牲云邱乘其粢盛註云甸或謂之乘鄭或讀甸爲乘或讀乘爲甸左傳正義以中乘釋衷甸說文以衷甸爲中佃是田佃甸乘四字通音皆當讀如乘此詩之田亦當音乘而義則當訓爲治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箋云見之無幾突耳加冠爲成人也正義述經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是鄭本孔本皆作見之今本作見兮誤也正義又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如正義則鄭本孔本皆作突若弁兮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仍從原本作若爲是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鄭言聲誤知古人讀而與若同自可通用然鄭孔本作若不宜改也

盧令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按戴記郊特牲大羅氏致鹿與女以詔客告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無道而好田未有不亡者太康后羿其明鑒也襄公好田詩人陳此貝邱之事其先知之矣左氏敘無知之弒發難者三人耳若非平日不修民事百姓心離何遽至是此序足補左氏之闕畧

盧令令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又曰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傳已釋令令結復言之者凡田狩之篇多言車馬禽獸射御殺獲此經惟有一盧即盧亦尚是纓環之聲則猶未田也毛以深仁厚澤積于平日一旦聞君于田百姓皆樂以爲有犬令令然出此非惡聲爾聞是聞君出田聲是百姓意中之聲正義引孟子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爲證猶隔一塵正義曰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以令作鈴說文鈴令丁也雨部霆字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作鈴自是正體然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本訓發號可借爲令長之令則亦可借爲令令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兒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陳風澤陂碩大且卷傳亦訓好釋文云卷本又作婘然說文無婘字則此鬈卽彼卷正義謂鬈是好兒則與美是一且仁且偲旣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兒不知好是通詞細別之則卷有委曲和柔之意不得用此爲譏也箋讀鬈爲權正義以巧言無拳無勇釋之按權當作捲說文捲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許云气勢與鄭勇壯正同巧言拳勇亦當作捲拳乃手也

敝笱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正義曰鰥魚子釋詁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按說文鰥魚也从魚眾聲李陽冰曰當从魚鰥省說文鰥周人謂兄曰鰥鰥他人昆傳昆兄也昆鰥一字鰥从鰥省卽鰥鯤一字是以說文有鰥無鯤鰥之爲魚說文不言大小此經與魴鱮並舉必其相若魴鱮世所常有無絕大者毛言大魚亦謂滿尺可粥者耳正義引孔叢子其大如車之鰥證之非毛意也箋訓鰥爲魚子正義旣引爾正鯤魚子又引國語魚禁鯤鮞以見鰥爲魚子似矣但鰥爲魚子則是魚子之通名安得與魴鱮並數尋鄭之意乃以鰥爲如車之大魚其子差小得與魴鱮並稱蓋謂是鰥魚之子箋文脫一鰥字當曰鰥鰥魚子也下卽曰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箋意宜然若如爾正國語爲魚子之通稱其

說不得通矣

其從如雨箋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於義是也如孔說則正義本作亦文姜所使無止字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定本加之也正義止字又誤作出

載驅

載驅薄薄傳薄薄疾驅聲也正義曰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驅與驅音義同皆謂駈馬疾行也如正義則孔經字作駈傳字作驅今本經傳皆作驅非也釋文云載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孔經本正作駈矣說文無駈字作驅爲正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夕發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比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明按孔說非也傳中自夕發發字未嘗訓爲行經無旦字傳蓋以旦訓發言自夕之開發至旦故曰發夕發夕即旦夕也箋申傳亦以發爲旦故云發夕由之社會若以發爲行不得云行夕由之往會也下箋云豈弟猶言發夕鄭以豈弟爲闓明故云猶發夕知鄭亦以發爲旦矣韓詩云發旦也說文躈云禮昏鼓三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三通爲發明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皆以發爲旦與毛傳合上有魯道下言齊子旦夕在道不必更言行也小宛傳云發夕至明正用此經發字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于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圜圜明也傳以上章自夕至旦此章已與齊侯會故云文姜于是樂易然或謂淫奔之人何有豈弟是不然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婦德以肅雍爲貴樂易乃肅雍之反非美詞也箋以上章是自夕至旦此章正是旦以後事故易傳爾疋釋言云愷悌發也正義謂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非也舍人孫李之說不可知郭註見存云發發行也初無闓明之說讀豈爲闓訓圜爲明始于鄭君爾疋訓愷悌爲發發亦是旦與毛同定本引箋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也是鄭亦因爾疋訓愷悌爲發乃轉爲闓明也

正義曰古文作悌今文作圜賈逵以今文棣之定以爲圜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圜于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圜按說文序云書孔氏壁中古文而圜字註云圜行也从口睘聲尚書曰圜圜者（廣韻引說文有者字）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許所引已用今文書洪範孔安國傳云圜氣落驛不連屬是安國已定爲圜不始于賈逵

猗嗟

頎而長兮正義曰此言頎若長兮又曰今定本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如孔說則正義本作若今本棱書者依定本改之也

不出正兮箋大夫二正士一正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
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
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
正士一正誤耳孔已言定本誤則所據本是大夫士二正校
書者依正義之說不審文勢遂據定本改之耳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曰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
之得備嫡甥引證當矣孫毓云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禮
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
祖以言也正義駁之謂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
相名之倫而于毛傳所以必據外祖者孔亦未能明也按成
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
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又云穆襄卽世康靈卽
位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
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
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
出至于今是賴晉人于秦康公言我之自出而必本獻公鄭
人于陳胡公子孫言我周之自出而必本武王此詩毛傳云
外孫曰甥據齊僖公而言亦立文之體宜然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
齊于樂節韓詩薛君章句云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與正義說

同按周禮鄉大夫之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五日興舞註鄭司農云故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言能六舞如周禮註是射有舞此傳訓選爲齊葢謂六舞皆能也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魏

譜云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以後以强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按邶鄘衛譜云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彼疏言昭王以後强弱相陵此疏言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兩疏自相矛盾鄭于魏不得其君世之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三十七　李庶常毛詩紬義　一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七

毛詩紬義

學海堂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故約畧計之以爲平桓時詩始作耳孔必欲以諸侯專恣實之鑿矣

葛屨

序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正義謂舉民俗君情以刺之非也序意專爲君言民俗巧利非甚奢俗故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魏風曰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亦謂其君無德以輔之序言無德以將與季札之言合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轉移之權操乎君上故序專云刺褊也卒章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深得序意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皃故云猶纖纖也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按說文攕云好手皃詩曰攕攕女手从手戔聲徐音所咸切纖云細也从糸戔聲徐音息廉切二字音義俱別傳云摻摻猶纖纖作纖細解又不云好手自當作纖字原不必一依說文惟正義已引說文仍作纖字不言字異亦不言纖攕古字通殊不可解豈唐初說文本纖字下亦引此詩作纖纖耶文選古詩十九首註引韓詩曰纖纖女手韓亦與毛同要之褭之好人服之傳要褭也褭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褭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言褭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又釋

傳云此要謂裳要字宜从衣故云要褾也要是裳要則褖爲衣領說文亦云褖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按以要爲裳要此自是箋義傳意不必然玉篇褾云褾襣也襣云帥下系則褾襣一也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禮內則云左佩紛帨又曰女子設帨于門右召南無感我帨兮傳云帨佩巾也褾襣爲帨下系則褾是巾佩之類毛於上傳云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未三月非惟縫裳不可卽巾領之屬亦不宜使彼好手之人治之也正義以箋述傳殊非毛意鄭于上箋云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則此箋云在上者亦未必指裳要史記大宛傳云騶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案隱曰小顏以爲要

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志云泰始初衣服上偏下豐著衣者皆壓褾據此則衣亦可稱要鄭謂裳不可縫衣之要領在上尚可整治之也正義謂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亦非箋意正義傳云好人女手之人定本女字上多一好字今本後人依定本加之也

汾沮洳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本序作其君子也首章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箋亦似指大夫正義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莫其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孔言義亦得通耳

其所從本與王肅孫毓集註序同也乃其述經云其采莫之事殊異于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又以爲采莫是君此述經之疏恐屬後人添改孔所定本是顏師古所定之本校書者誤以爲孔所定本遂從而改之也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輂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輂車之族是也正義謂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以公路公行爲一非也宣二年左傳云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杜註云皆官名傳又云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杜註云旄車公行之官杜頭見趙盾讓括爲公族則盾自以爲庶子可知傳言庶子爲公行則旄車爲公行之官可知正義據杜註遂以彼公族卽此詩公族彼公行卽此詩公行彼無公路而公行主旄車因以公路公行爲一官不思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以不直曰爲公行而曰爲旄車之族杜頭之言未可據也鄭以魏晉之制不必盡同而左傳又未有趙盾爲公行之說故此箋云公路主君之輂車庶子爲之卽引晉趙盾爲證已顯與杜異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倅者副車是旄車與戎車有別下箋云从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兵車卽戎車也是鄭以公路爲主戎車之倅公行爲主兵車行列各有其官不得爲一也

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正義謂公族大夫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云主君同姓昭穆按周南麟之趾振振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振振公姓傳云公姓公同姓以上言公子是最親者其次親爲同祖又次爲同姓也唐風杕杜不如我同姓傳云同姓同祖也以上言同父同父之外次親者宜爲同祖也此經上二章惟言公路公行故訓公族爲公屬謂與公有廟屬之親者耳宣二年左傳云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即禮大傳所謂同姓从宗合族屬傳以屬訓族箋因以同姓申傳耳宣二年左傳云荀家荀會欒黶荀無忌爲公族大夫成十八年左傳云荀家荀會欒黶荀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鄭果以此詩公族同彼公族上章公路已引趙盾以證而此章何以不引屏季爲證也且左傳公族大夫有訓卿子弟之事此箋惟云主同姓昭穆所職亦殊未可牽合爲一周禮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禮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與此公族相同鄭不引者以魏無德教其官制亦未必能依周禮也

園有桃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序大夫憂其君三句爲一段不能用其民二句爲一段日以侵削二句爲一段經內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倉園桃而已卽序儉嗇也不施

德敎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卽序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敎至末也序箋之意以魏君不能用其民者以無德敎民無以戰故耳正義述序謂儉嗇不用其民誤矣

陟岵

序云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箋云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釋文云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述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从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如正義則孔所據序正是國小而迫數見侵削今本校書者依釋文之說易之當仍从原本

陟彼岵兮傳山無艸木曰岵陟此與卷耳崔嵬砠俱與爾疋相反正義皆疑爲傳寫之誤而釋文于卷耳則曰毛此傳與爾疋同是陸作釋文時卷耳猶未誤也于此傳則曰與爾疋異是本與爾疋異非傳寫之誤也說文砠作岨訓同卷耳毛傳岵岨訓同爾疋許用毛氏古文而岵岨訓與今毛傳異疑今本傳誤然此等處當據鄭箋爲定康成云爾疋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誣也又謂爾疋之文襍非一人所作未可全據以難是鄭亦有不信爾疋時此兩詩傳與疋異箋皆仍之是鄭亦以毛說爲然也

上愼旃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正義曰父尙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于子尙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如正義說則全以父母兄爲義不取章

末無止之言按止字傳箋無訓正義謂無止軍事其說不明
說文讀云中止也从言貫聲引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讀止也
然則父戒已無輕于退是爲父尚義也次章母戒已無棄身
是母尚恩卒章兄戒已無死敵是兄尚親故皆于章末言之
也

十畝之閒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正義曰無所居謂土田陋
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按正義釋箋云古者侵
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陋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既云
畏寇內入卽有無居宅者矣魏承虞夏之遺民知大義地雖
侵削其民固有不盡从而遷者春秋文十三年魏亡久矣畢
萬有魏傳且三世矣然魏壽餘謀歸士會傳言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士會既濟傳言魏人譟而還地雖入晉而人猶
稱魏人是魏民不遷于晉之驗此詩國削民存至無居止序
說不誣泄泄傳云多人之皃顧序無所居爲說也

十畝之閒兮正義謂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
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陋隘耳按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
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箋亦以十畝爲削小之
証水經河水篇註云永樂澗水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
國也又云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
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如
酈註則魏之都城本甚迫狹加以外境侵削量地授田有不

得不以十畝爲限者非虛舉以喻陂隘也

伐檀

河水清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按爾疋引此詩作瀾說文瀾或从連徐鉉等曰今俗音力延切非是則漣乃瀾之或體小雅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釋文云波漣音連一本作瀾據此則瀾漣誠一字矣然玉篇廣韻皆二字分載不云字同說文瀾字訓與爾疋同次漣字次淪字云小波爲淪引詩河水清且淪漪瀾淪二字俱依爾疋爲訓而瀾字不引此詩許殆疑爾疋引詩作瀾非故別出漣字說文有于或體下引書者如踰爲踰之或體引國語漣字下或即引此詩而徐

氏等刪之不然說文已爲一字何以顧野王陸法言等皆不知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按夫田居宅同號爲廛周禮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以一廛爲居宅百畝爲夫田正義以取禾宜于田中故鄭且从傳不知鄭正以傳言一夫之居非言一夫之田與已廛爲居宅之說合故不易傳耳非特此也魏地制小授田十畝安得一夫復有百畝之田載師註云廛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者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是鄭以廛爲民居即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傳一夫之居亦當如孟子釋文云

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陸氏解墨字深得傳箋之意正義說非

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如鄭意不過謂禮飧太多引魚飧者明其少耳非以飧爲飯也正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今說文飧云餔也从夕食餔也則飧亦同食釋文云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玉篇云飧水和飯也如釋文則水澆飯之訓乃呂忱說孔以飧爲飯之別名故引以實其言又誤謂說文語不可从也

碩鼠

序箋俱云大鼠正義曰釋獸于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鼬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以上正義說　案正義引爾疋郭註關西呼鼫音瞿今本作鼫爾疋註云關西呼爲鼫鼠見廣雅邢疏云鼈音瞿今本作鼫誤也如正義及邢疏則鼫鼠爲鼬鼠矣爾疋釋文載註則爲

鼫鼠云鼫音雀將畧反字林音灼云鼫鼠出胡地郭註本雀字或誤爲瞿字沈旋因云郭以爲鼫鼠音求于反非也如釋文則郭以鼫鼠爲鼫鼠卽雀鼠也與陸疏之說正同卽是此詩之碩鼠正義緣沈旋之誤以鼫爲鼫故是陸而非郭易晉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鼫字本通不必以爾疋作鼫詩作碩爲疑也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釋文云貫徐音官按古人音字有音某字卽作某字者徐仙民殆讀貫爲官說文官史事君也从宀从𠂤此與師同意是官亦事也魯詩作三歲宦女說文宦仕也仕則事君是宦亦事也玉篇云官宦也官與宦字雖異而義大同故魯詩貫作宦而徐音官傳云貫事也尙作臣刺其君

箋雖亦云事而下言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則作民刺其君傳箋宜有別也

唐

蟋蟀

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正義曰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虞樂者下四句是也按此乃箋義鄭讀序欲其及時爲句故曰月其除下箋云是時農功畢君子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暇復爲之傳則讀序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爲一句故曰月其除傳惟云除去也無已太康二句傳云已甚康樂職主也言無甚大樂主思居于禮樂也傳箋各殊正義尙

欠分晰

山有樞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按傳訓愉爲樂與爾疋合說文無偷字爾疋云佻偷也孫刻宋本說文曰佻偷也汲古閣說文佻偷也又曰愉薄也从心俞聲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小雅鹿鳴覯民不恌傳云恌愉也釋文愉他侯反又音踰他侯反即偷字春秋昭十年左傳引詩曰覯民不佻杜預註云佻偷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示民不偷薛綜註毛詩曰覯民不佻毛萇曰佻偷也是愉與偷通故箋讀曰偷此詩之愉亦作媮張平子西京賦云他人是媮說文媮云巧黠也徐音託侯切偷取物者必巧黠音又託侯切是媮亦偷也序云刺晉昭公而經中他人是愉他人是保與蟋蟀今我不樂詞意大同薛綜西京賦註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嬌亦如此也註言刺僖公豈誤記耶李善西京賦註曰舊註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繆臣乃具釋竝稱臣善以別之今此賦善註不言其誤或三國時序說亦有作刺僖公者因而留之也

山有栲傳栲山樗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且尖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轅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稾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正義从之按爾疋云栲山樗郭

註曰栲似楸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說文栲作栲
云山樗也从木尻聲二書皆枉陸前皆
以栲爲山樗陸豈未之見耶說文惟云栲从木尻聲亦無栲
讀爲稾之語詩爾疋釋文俱音考玉篇苦道切說文徐音苦
浩切皆不从陸疏之說也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
本云弗鼓弗考註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如釋文則經
句有作弗擊弗考者如正義則孔所據本亦是弗擊弗考傳
則云考亦擊也今汲古閣本如此是校書者據釋文定本改
之必如原本乃合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云頖如摛石火李善
註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摛與考古

字通李所引經傳正與孔本同

揚之水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國人欲進此服
去从桓叔正義用箋述經曰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
服以从子桓叔于沃國也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
之僭禮也桓叔雖封曲沃猶是大夫經言朱襮則是桓叔已
服黼領傳諸侯二字明桓叔自僭爲諸侯國人見其服而欲
歸之不得與鄭同正義不別非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
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按序下正
義引漢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

更名應劭曰武帝于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是孔以漢志聞喜即桓叔所封也不知漢志大畧言之耳水經涑水篇註云涑水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城當作成）而還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者也（今竹書作至桐）如酈註則聞喜乃左邑之桐鄉也又曰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湲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于此處如酈註則左邑乃爲曲沃而鵠即其所都鵠與曲沃一耳若如正義聞喜爲曲沃鵠爲曲沃旁邑則桓叔方在曲沃國人何乃從之于鵠耶傳以曲沃爲大名鵠是其都故曰曲沃邑也

椒聊

序刺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經三章皆陳沃之蕃衍即所以刺昭公之微弱亦猶陳古所以刺今也正義曰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強桓叔能修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

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按山有樞序有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之語故正義爲此說不知彼經有他人入室之詞故序云爾此經惟言桓叔之盛所以刺昭公者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謂刺昭公之不知非經意亦非序意

椒聊之實蕡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椒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椒爾疋作菽釋木云椒樧醜菽李巡郭璞皆以菽爲椒之房是也椒說文云盛土于梩中也一曰擾也詩曰椒之陾陾徐音舉朱切此椒釋文音求按音求者如詩有椒聊匕有椒天畢皆長曲之皃蕡言一椒當是椒字之誤說文椒樧實也爾疋樧其實椒菽爲椒樧實椒爲樧實音義正同椒从手椒从木因形近而誤耳

遠條且傳條長也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按正義說誤說文苾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苾今作蓧是條與攸通鬯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傳謂椒氣條長故箋申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非謂椒之枝條長也下傳云言聲之遠聞也聲與聲同說文聲云音之遠聞者从音殸聲殸籀文磬从耳殸聲殸籀文磬二字皆以殸得聲古音相近聞云知聞也凡从耳入者爲聞从鼻入者亦爲聞故香得爲聞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聲香卽聲香是字通之驗如謂此傳爲椒之枝條豈下傳亦可謂爲椒之聲乎

綢繆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春秋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左氏不言封桓叔者爲何人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而年表晉昭侯元年註云封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于國君子譏曰晉之亂自曲沃始矣如年表則是文侯封之君子譏其亂自此始實未亂也世家及揚之水序則云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焉合左傳觀之竊謂文侯薨時桓叔必有爭立之事故左傳曰晉始亂曰故封桓叔于曲沃因亂故封實不得已而分國昭公在位七年中曲沃當有伐翼事以在春秋前故左氏畧其事而以始亂二字該之此詩刺晉亂正昭公七年中事也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白嗟歎也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釋傳殊未明晰按易箕子之明夷釋文云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是劉向荀爽讀子爲滋王輔嗣註云最近于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王从蜀才本箕作其故以斯訓其而从劉向荀爽以茲訓子也然則此詩子卽茲字故傳云子兮者嗟茲也箋不从傳故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之身則傳非指已身言茲夕茲夕如此良人何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義釋文經作邂
覯云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覯本又作遘同胡豆
反一音戶毒反毛作傳時經字當是解覯解一音戶佳反卽
諧字也舸蟲覯止傳云遇也箋以男女覯精申之此詩是思
得見之詞故不訓爲遇而以說釋之解說卽諧說言諧和而
說也首章美室謂妻之美此章謂妻之諧說三章粲者粲當
作奴傳云大夫一妻二妾則兼姪娣言也

杕杜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
所并爾昭公封其叔父似不得謂不親宗族而此序云然者
孔子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沃地大當
時若裂之以封宗族使食采其中必無尾大之患計不出此
而盡予成師如揚之水序有分國之詞且又半有晉國而宗
族之無位祿者固多矣此其所以爲不親宗族而骨肉離散
與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下章菁菁傳云菁菁葉盛也
正義曰傳于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
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强不相親睦也
枝條已稀其葉安得茂盛孔說誤也傳以首章經言司父同
父人少故謂湑湑爲枝葉不相比下章經言同姓同姓人稍
多故謂菁菁爲盛言枝葉雖盛與本幹亦不相比也比毗志
反卽庇蔭之庇孔讀爲比次之比故誤耳

胡不比焉箋云比輔也正義曰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按釋詁弼棐輔比俱爲俌故云俌亦輔之義說文輔云人頰車也而俌字註云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以輔訓俌則字亦相通此詩以昭公無親求行人而輔助不知的在何年其後昭公弒而晉人立孝侯孝侯弒而晉人立鄂侯鄂侯奔而懷姓九宗有迎立反正之事卽翼滅後王猶命立哀侯之弟緡至莊十六年曲沃武公始以一軍爲晉侯計魯惠公三十年昭公之死下至莊十六年尚延國脈者六十一年亦此詩之力也

羔裘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註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袪尺二寸註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爲一者袂是裹之大名袪是裹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按此言是也又曰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又以定本爲是斯不然矣說文袂云裹也从衣夬聲袪云衣袂也从衣去聲一曰袪裹也裹者裹也袪之爲袂傳義確不可易定本云袪袂末者非以亦云袂也袪之爲袂傳義確不可易定本云袪袂末者非以袪爲袂之末言袪袂爲裘之末耳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以歸往者乎乃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

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又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按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何卿大夫與民不應有故舊恩好周官比長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从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从而付所處之吏碩鼠箋亦言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據此國與郊民可以互徙何此采邑不可適彼采邑此箋蓋以經言自我人居居自者用也卿大夫非其采邑之民不得役使故箋言此民是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正義說誤

鴻羽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按以世次言則孝侯鄂侯共一世昭公至小子僅四世鄭必以君數爲五者以緡在位二十八年未嘗有亂故耳然經言王事靡盬序言下从征役則緡時實有从王征伐之事桓七年左傳云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其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九年秋虢仲荀伯莅侯于汾隰十七年冬虢仲荀侯賈伯伐曲沃小子侯于七年冬被弒緡于八年冬立則八

年春滅翼之時緡已逋竄至冬始求得而立之也于時緡雖立而曲沃正強號仲奉王命在先欲終其事故復合三國伐曲沃以定之他國猶會師豈本國全無徵發君子從役當在此時左傳序虢仲于三國之上明此舉亦是王命故經言王事靡盬承連年爭戰之後故有不能蒇黍稷之言以此經及左傳觀之則箋數大亂至小子侯止序言從役在大亂五世之後種種皆合矣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正義曰栩杼釋木文又引陸璣疏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又曰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傳櫟木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又引陸璣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又曰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陸以櫟爲柞櫟又以櫟爲栩杼正義引之不爲辨正殆亦以陸疏爲然按毛傳及爾疋以栩櫟爲二木說文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柔云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櫟云木也从木樂聲柞云木也从木乍聲如說文則栩櫟柞爲三木陸氏以爲一木誤也然此說非獨陸氏釋木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裏也說文樣云栩實从木羕聲梂云櫟實一曰鑿首从木求聲今以櫟實爲橡橡卽樣字是孫叔然亦以栩爲櫟釋木栩杼郭景純註云柞樹蓋承孫陸之誤玉篇栩杼樣柞註與說文同櫟字雖不註木名而梂字云櫟實則亦以栩櫟柞爲三木也

無衣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而請命是孔以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因此詩請而得命也按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三晉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師卽軍也昭五年穀梁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以舍中軍爲復正是諸侯當二軍今命曲沃以一軍則雖名爲諸侯實尚不許列爲諸侯也此詩殆號公命晉後晉大夫以王命偉許一軍因時使之來復爲是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註云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既賜命圭則亦可賜命服如秦襄公始命有詩受命復有詩是也春秋外賜命不書而傳往往載之計武公在位二年此詩請後左傳未嘗書王賜晉侯命則是請而不得未可以莊十六年傳當之矣此汲古閣本序作刺晉武公正義述序言美晉武公當是汲古閣本誤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此傳言侯伯之禮亦與揚之水傳言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同桓叔之封也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

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言諸侯當封卿大夫今晉封桓叔不爲卿大夫而號爲曲沃伯是謂建國左氏傳既言建國揚之水詩亦直稱爲沃是曲沃伯服七章之衣久矣故此經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但不如天子之衣安且吉耳鄭于揚之水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則以曲沃未爲諸侯故國人欲進以諸侯之服此箋言晉舊有之者蓋據唐叔以來言之傳箋各別正義以箋述經同毛于鄭非也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正義謂鄭以諸侯入爲卿大夫各依本國命數不服六章故云得受六命之服次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毛意則不必然大車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彼天子大夫出於封畿卽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則侯伯七命入仕六命較然可知是以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皆以卿士別之不言侯伯車服但鄭衞皆實入爲卿士晉武初并晉國未仕王朝此傳言天子之卿六命者毛以晉大夫本請七章特以侯伯之品視天子之卿可以稱七亦可以稱六猶王風揚之水本是戍申以甫許爲申同姓遂變言甫許非謂願得六命之服與鄭殊也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傳噬逮也正義曰釋言文按爾正釋言云遏遾逮也
郭註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詩作噬爾正作遾正
義不言字異豈孔所見爾正本亦作噬耶邢疏謂郭所引者
方言文今方言亦作噬

葛生

序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夫從征役
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鄭解序中喪字爲棄亡非謂
死亡也予美亡此箋訓亡爲無又云从軍未還未知死生百
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皆
未嘗言其夫死亡正義述經云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是以
爲死亡也非箋意亦非序意

采苓

人之爲言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
正義述經上下俱作人之僞言又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
本作僞言如孔說則正義从定本作僞言今汲古閣本經文
俱作爲言枝書者依釋文及王肅諸本改之也當仍作僞字
乃與正義合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七終

南海桂文燦鄧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三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學海堂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秦

譜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因以詩言終南爲非唯自岐以西之證不知終南亘今鳳翔岐山鄠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又引春秋時秦境東至于河適足爲襄公未得周地之證皆不足以難本紀也按本紀云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又云戎侵奪我岐豐

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上言岐西下言岐豐已自差互且如本紀云獻岐東地于周卽應是周地文公之後東拓境土如武公伐彭戲氏彭戲卽彭衙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縣杜鄭鄭卽鄭桓公故封在今同州府之華州杜爲杜伯之國亦在華州界穆公滅芮芮在今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竹書紀年云秦穆公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故曰臨晉又滅梁梁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秦滅之以爲少梁邑以上皆在岐東周人何以曾不致詰一任秦人取之而太史公于杜鄭諸地又何以不書某年取周某地乎可知平王賜之久爲秦地襄公方事西戎未遑東畧至子孫乃稍開闢耳鄭以襄公能取周地終南序有明文信史遷不如信子夏故斷以爲全得西畿也譜又云其封域東至邇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邇山不知的在何處漢志褒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之南沙苑之北卽懷德縣故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荆渠卽夏后鑄鼎處也漢懷德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朝邑東去河三十五里如譜舉荆山以表秦境則襄公時東已至河僖十五年戰于韓韓卽晉之韓原得與秦之少梁同壤者襄公受地未及疆理故晉得跨河而有之莊二十一年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蚡王與之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杜註以爲周邑則是東周畿

內近號之地錯入西都者故天子以賜號也

車鄰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正義謂天子諸侯皆有寺人與內小臣其官各別因謂傳云內小臣是在內細小之臣按小雅巷伯篇寺人孟子釋文云寺如字又音侍此詩釋文云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侍人故毛以內小臣釋之如作寺人則鄭必據周禮以易之箋不易傳知鄭箋詩時亦作侍人序云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即據經侍人爲說孟子亦云侍人瘠環不必定如周禮爲寺人之官也

駟鐵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釋文經本作驖汲古閣經本作鐵正義言其色黑如鐵是正義經本亦作鐵今本或言鐵或言驖皆依釋文誤改說文驪云馬深黑色从馬麗聲驖云馬赤黑色从馬戠聲詩曰四驖孔阜如說文則驪與驖色別故傳訓鐵爲驪若作驖毛必不訓驪矣許作說文時經作驖故訓與毛異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狗獝賦說初出獵時事爲以副車載此田犬而行故薛綜與李善皆不引箋義爲解張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賦家引經類多假借且此是既狩之後四馬既閑傳云習也彼閑爲調習田馬則此載當爲調習田犬鄭故望傳爲此解也釋文獫說文音力劒反歇本又作

猶說文音火遏反此說文舊音不知徐氏何以不用別音猲
虛檢切猲許謁切

小戎

游環脅驅傳游環鞹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
所以止入也釋文本作靳環云本又作鞹沈云舊本皆作靳
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
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鬻反無取于鞹也按說文靳云當
膺也玉篇亦同既是當膺不可以言背上又靳訓固也亦不
得謂無常處依毛作鞹爲是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
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釋文引沈云在
驂馬背上毛惟言在背上未云驂馬服馬也箋云脅驅者著
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釋名云脅驅當服馬脅也毛惟言
慎駕具而已詳觀傳意不言驂馬具以次章云四牡孔阜有
騵有駵騧驪四色之馬三章云俊駉孔羣明言一乘之馬此章
但言駕我騵舅則有騵文與左足白之馬而已是篤有二馬
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二馬者子雍述毛者也既爲二馬則
脅驅當服馬之外脅依釋名游環亦當在服馬背上若駕四
馬以防驂馬之出入若駕二馬則亦備此二器傳言所以禦
出所以止入姑解二器之用非謂此章實有驂馬正義謂此
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非經旨

陰靭鋈續傳靭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靭也正義曰靭者以
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又引哀二年左傳兩靭

皆絕以證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靭孔以此章專言驂馬故其言如此傳意不必然也哀二年左傳之兩靭杜氏無解僖二十八年傳鞹靭鞅靽杜註云在胸曰靭則凡駕車之馬有之不必定爲驂馬也說文靭云引軓也既爲引軸則不必定繫于橫軓之前也上句傳云靭環游在背上此傳云靭所以引明服馬背上有靭過陰板下以引軓故曰陰靭其繫之處當如說文在軸上矣正義又曰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鎏然則白金不名鎏言鎏白金者鎏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靭環非訓鎏爲白金也按說文金部銀鎏俱訓白金次卽鎏云白金也从金洪省聲與毛傳合箋亦云白金飾續靭之環未可據爾疋以駁傳箋也說文軓字下引詩

洪以觼軓鎏字下引詩亦洪鎏爲洪者偶从省文釋名云鎏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靭環也依說文軓鎏二字註義而誤孔又依劉而誤靭非可以沃灌者也正義又曰靭言鎏續則是作環相接孔謂以靭爲環無論驂服馬之靭既以引車安能屈而爲環當是別以一皮作環以環在靭上故謂之靭環毛謂以白金續靭鄭謂以白金飾續靭之環傳箋亦當有別

駕我騏騅傳騏騏文也正義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按說文綮云帛蒼艾色从糸昇聲詩綃衣綮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綮或作綦是綦爲蒼艾色鄭風出其東門綃衣綦巾傳云綦綦文是也說文騏云馬青驪文如

博基也从馬其聲驪卽黑也是騏爲青黑色曹風鳴鳩其弁如騏傳云騏騏文及此傳是也正義以基釋騏誤矣至騏基古字本通詳見鄭風然不可以釋毛傳

鋚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云鋚以觼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于軾前按說文軜云驂馬內轡繫軾前者从車內聲詩曰洪以觼軜與毛傳合傳未解軜繫于何處故箋以繫于軾前申之非讀軜爲納也說文觼云環之有舌者从角夐聲或作鍥然則驂之內轡名軜軜之環名觼以白金飾觼故謂之觼軜正義曰鋚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又曰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于軾前釋文云軜音納內也孔陸皆讀軜爲納殊失傳箋之意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序言未用周禮而經言伊人人字毛鄭異義毛以非禮則人不服欲得人服之道必用周禮是以人爲國人鄭以欲用周禮必得知周禮之人是以人爲有位之人看人字雖異而意重周禮一也平王初年周之典籍从王東徙然自文武來禮行數百年上大夫猶能知其意故見秦仲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則美之見襄公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則美之其餘一切之禮行于岐豐者一蒐輯而可具襄公果能得人使之講明切究勒成一書行之西陲傳之東國何患至孔子時而禮已不具哉以襄公賢主失此事機子孫因循襍以戎索至始皇而遂有焚燒先

典之事此詩之作係周禮之存亡者大矣子夏本長于禮又得列國之史考之斷爲襄公未能用周禮誠痛之也誠惜之也

終南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駟鐵序言始命此序亦言始爲諸侯得不是同時者彼是襄公以兵送平王在洛邑受命此在駟鐵小戎之後已取岐豐之地襄公爲諸侯久矣至是始受顯服序故以能取周地表之小雅采菽云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大雅韓奕云王錫韓侯元衮赤舄傳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獻楚俘于王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諸侯朝于天子有賜服之事此詩言終南言君子至止襄公當亦朝王京師受服歸國大夫因而進戒也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正義曰地里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漢志武功縣下作太一孔引作大山誤豈漢志別本有作大山者邪孔于秦譜云終南在長安東南此引漢志以爲武功之山則不得爲長安東南矣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又東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里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

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酈元據班志亦以太一爲終南然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薛綜註曰二山名也李善註曰漢書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大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潘安仁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嶷巀嶭辟太一龍蹤李善于上句註云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如張潘二賦則太一非終南張云于前則終南潘云面終南蓋以長安南山爲終南不但此也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志出孟堅而此賦以終南在長安之左與太華連文然則志言太一爲終南特謂古文家言如此班氏亦所不信而以在長安之左者爲終南可知矣召南傳云周南山傳云周南山曹風南山傳云曹南山齊風南山傳云齊南山此終南不繫于秦明襄公能取周地也不言周之南山者終南于周南西東皆有之也潘安仁關中記云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舉南以槩之耳不止于南也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毛言朝廷之服猶言天子命服班孟堅兩都賦序云海內清平朝廷無事李善註蔡邕獨斷曰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明之是也傳但舉朝廷以明序云顯服不言服于何所正義釋傳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恐非毛意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傳言畢道如堂之平耳不云如牆故箋易之云邊如堂之牆然正義引爾疋畢堂牆以釋傳非毛意也箋當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孔作正義時誤作畢也堂也遂曲爲之解曰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恐亦非箋意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如孔言則傳原作畢道如堂無平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當依原本乃合畢玉篇作嶵云南山道爾疋釋文云畢又作嶵說文無嶵字

黃鳥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詩也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左傳與此序均言以此聖人平日緒論二子親承聖指而爲此書法也毛傳不顯箋云穆公使臣从死與序說合皆歸罪穆公應劭漢書註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从死如應說不過一時酒後之言羣臣共聞而三子獨許以身殉則三子亦有罪焉序豈肯以以人从死坐穆公哉應仲遠之言非事實也或曰序下箋云从死自殺以从死何也此鄭謂穆公令其自殺非必身自殺之乃爲以人从死耳王仲宣詠史云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妙得序意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鄘風栢舟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

此詩次章百夫之防傳云防比也徐仙民云防毛音方則爲比方之比三章百夫之禦傳云當也以比之訓例之則爲相當之當非抵當之當此章特亦當訓匹言奄息之德可匹百夫箋易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乃是特出之義傳箋別矣正義云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出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強毛同鄭非也

百夫之防毛作傳時經字當作方故毛訓比也鄭作箋時經字作防故鄭云防猶當也方防古字通

晨風

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上句憂心欽欽傳云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兩之字俱指賢臣故此箋易傳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正義述經傳箋不別非也

陽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爾正說文訓與毛傳同山海經西山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可以禦兵爾正郭註引之云有獸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出中曲山如郭顧二家則身白尾黑一角有爪哮聲如鼓食虎豹出中曲山與山海經則身黑較然不同要當以毛傳及爾正說文爲據爾正入釋畜不入釋獸則亦馬之類可以畜養者故鄭箋謂山之櫟陽之駮皆其所宜有也傳箋不釋六字正義引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按廣韻云六駮獸名則此物自名六駮非據所見陸機疏以駮馬爲梓榆正義曰下章云山有苞

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不知詩人託物起興隨觸卽言非如後世詞人艸木禽蟲斤斤相配況上章以駮疾之鳥入鬱積之林已是一鳥一林則此章一木一獸又何嘗不相配耶

無衣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衣近汚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襗衣近汚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註云襗衣袍襗也按箋破字必曰當讀爲某不則曰某當作某今箋並不言是未破字也說文衣云裏襗衣从衣中聲春秋傳曰皆衷其袒服袒云日日所常衣从日日亦聲襗云私服从衣執聲詩曰是襗袢也箋云襗衣卽衷袒之類故云近汚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正義見箋言襗衣誤謂鄭易傳爲襗且引說文証之不知說文襗云綌也綌云胥衣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襗衣也說文作襗云綌也惟云說文作襗不云箋作襗知此箋原本作澤

王于興師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于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正義曰箋言王於興師謂于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正義誤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諸侯擅相征伐非王法所有箋意必不如此鄭以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傳意以此章非王興師故申之云君不與我同欲假託王于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謂康公飾詞以起眾耳

渭陽

序言康公即位追憶渭陽送舅而作身爲國君而其母不獲享一日之養人子于此殊難處心但僖二十四年秦納文公康公送之至文七年康公即位經十有七年而詩始作亦非無故文七年左傳云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是時晉人迎立公子雍雍爲文公之子康公發兵送之念及文公之入因思渭陽贈別見舅如見母焉今日舅且不存更送其子而我更不得以見舅者見母經所謂悠悠我思者此矣序言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確不可易

曰至渭陽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送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按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从北來注之酈註雍水合鄒公泉水出鄒艾祠北故名曰鄒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雍水又合杜水漆水岐水中亭川諸水南流入渭此下渭水又東北逕槐里縣南又東逕櫟陽南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秦咸陽也是雍在渭北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

箋直言東行送舅氏于咸陽正義謂雍在渭南誤箋惟言至咸陽之地正義謂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亦非

權輿

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正義謂公食大夫禮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此猶泥于康成禮註爲毛鄭作調人也按公食大夫禮註云進稻粱者以簋秋官掌客註云簋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而于此詩箋不易傳知禮註未爲定解說文簋云黍稷方器也簋云黍稷圜器也如說文則簋亦可盛黍稷如毛此傳則簋亦可盛稻粱兼菽戾戾云襄公未能用周禮學者于秦風正不必執三禮以說之

陳

宛丘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序言刺幽公箋與序同傳以子爲大夫正義謂毛意以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非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此不獨戰國爲然古來人君縱欲敗度皆有諧媚之臣道之毛學原于孟子此經有子毛以詩人責此大夫遊蕩無節不引其君以當道幽公之惡皆此大夫逢長之刺大夫即以刺幽公也毛讀湯爲蕩湯與蕩古今字論語坦蕩蕩釋文云魯讀蕩爲坦湯今從古是蕩爲古文史記秦本紀宰公

遣兵伐蕩社徐廣曰蕩一作湯社一作杜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允其邑曰蕩社徐廣曰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是湯與蕩通太史公與毛皆用古文也

宛丘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爾疋釋邱云宛中宛邱郭註曰宛謂中央隆高又邱背有邱爲負邱郭註曰此解宛邱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于背上又邱上有邱爲宛邱郭註曰嫌人不了故重曉之如郭說正與毛傳相反正義是毛非郭謂爾疋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按隆高隆峻言出郭氏而邱背有邱邱上有邱經文若此非高而何

爾疋釋文宛有二音一施博上音於阮反說文宛屈艸自覆也魏風宛然左辟傳宛辟皃正義謂左還而辟是宛有屈還之義說文宛又作惋玉篇惋引周禮註云惋小孔皃然則宛者屈還而有孔竅故孫炎李巡皆以爲下依毛傳爲說也一音於粉反郭云蘊積隆高也是郭讀宛爲蘊音讀巳分故義從而異耳然郭註言高若專就宛邱三節論誠與毛傳異若合上文言之則亦可與毛同上文言左高右高前高後高即傳所謂四邊高也四邊既高則所謂如負一邱邱上有邱者雖若高峻以在四高之中其勢亦爲下矣

值其鷺翿傳翿翳也上章值其鷺羽傳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正義謂爾疋翿作纛音義同按爾疋翿纛也纛翳也釋文云纛字

又作翳說文翿作翳無翥字玉篇糸部增翥字註云亦作翿而羽部翳與翿同是翿當作翳而翥翳字通非止音義同矣翿之爲訓有三一爲舞器一爲蔽翳一爲羽葆幢蔡中郎云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驂馬軛上所謂黃屋左纛爾正孫炎云纛舞者所持羽郭云今之羽葆幢翳郭云舞者所以自蔽翳王風君子陽陽傳云翿纛也翳也纛當如孫炎爲所持之羽卽此詩上傳鷺鳥之羽也翳當如郭註爲蔽翳與此傳同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上句爲蔽翳下句爲舞器又云翳華蓋也說文無纛字故以翳爲華蓋卽羽葆幢卽左纛也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上宛邱序言幽公淫荒昏亂此言幽公淫荒幽公當厲王之世去作序時遠矣序得鑿然言之者古者諸侯皆有史記陳杞世家楚入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得肅愼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尚教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八載采諸傳聞參之記載刪詩時授子夏序之其于陳上世之君號謚行事固有可得知之者說詩者或疑序僞過矣

東門之枌傳枌白榆也正義引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是枌爲白榆也按傳亦非必依爾正爲說唐風隰有榆毛無傳以榆是常木人所易知此傳釋枌爲白榆卽可因此識彼也說文云枌榆也不言白者上榆字註云榆白枌與爾正同上已言榆白者爲枌故此不復言白榆也白榆亦名枌

榆漢書高祖紀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爾正郭註曰枌榆先生葉御著莢皮色白是也其爾正云櫰荎郭註謂今之刺榆云無姑其實夷郭註謂其味辛香所謂蕪荑者許叔重統謂之山枌榆說文梗云山枌榆有束莢可爲蕪荑者以唐風言山有樞而無姑生山中故統謂之山枌榆如說文則無姑亦有刺非惟樞矣

穀旦于差箋云差擇也正義謂此二句男擇女下二句女子亦不復績麻與男子聚會而序下正義曰首章獨言男娑娑于枌榆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于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詞如此則穀旦于差亦當爲女擇男前後矛盾矣按經兩言娑娑首章是男子獨舞次章是女子從之而舞三章俱往所會之處云視尔如荍貽我握椒方是男女相悅之詞也序下正義誤

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正義曰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从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旁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正義云云則箋原云掖臂也故引左傳而以持其臂而投之城外釋之末句當云故以掖爲臂也校書者據定本以改箋復改正義當仍依原本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

釋文云樂本又作癢毛音洛鄭力召反是陸經本作樂言別本有作癢者也正義曰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如正義則孔依箋經本作癢鄭于經破字必云當作某字今箋不言是鄭作箋時經本作癢也今汲古閣本經文作樂飢是校書者據釋文本及定本改之當改作癢乃合正義原本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美女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按陳先大姬武王元女實配胡公開國之祖母也詩人願得姬姓之賢女以配其君亦望其君之法祖何乃遠引黃炎

以爲婦人之美稱乎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正義不釋晤之訓遇按爾疋云遇遝也釋文云遝五故反字又作迕按爾疋又云逭寤也釋文云逭孫炎作迕是遝迕逭三字通詩邶風寤辟有標說文引作晤是晤與寤二字通音皆五故反遝可通晤故晤得訓爲遇也

可以漚紵釋文云字又作苧按說文作紵云縷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从糸宁聲文選張平子南都賦云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李善註引說文曰苧麻屬是漢時紵亦作苧註故引紵字訓以註之說文又有苧字云艸也可以爲繩徐音直呂切與苧字音同南都賦云艸則蕙苧蘋莞註引說文曰苧可以爲索此卽說文苧字而賦乃作苧者玉篇云苧與苧同艸也

可以漚菅正義引白華箋斷以爲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爲茅此說是矣又引爾正郭註曰茅屬引陸疏曰菅似茅又以菅茅爲二物殊未分曉按詩有白茅有菅茅白茅包之白茅東今白茅也白華菅今菅茅也郭景純謂菅爲茅屬陸元恪謂菅似茅對白茅及他茅而言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說文菅茅也茅菅也專就菅茅言也此詩云可以漚亦爲菅茅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兒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按標有梅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彼梅之隋落在春末夏初尚言迨其謂之此楊葉之盛在三月時與彼一也序言婚姻失時傳易之爲男女失時蓋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男女既已失時則雖三月可行不必及秋冬故男備禮而來女應隨夫而行乃昏而期之至明星煌煌然而女猶不至所以刺耳正義謂毛依荀卿以秋冬至首春爲昏之正時過首春卽爲失時以經及傳考之殊未確也

墓門

夫也不良傳夫傅相也此傳當以夫傅二字句毛讀夫爲傅也相也二字句釋傳字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註云夫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爲傅不知毛傳如此者多

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云訊之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爾疋釋詁請謁訊誥告也釋文訊作誶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本作訊音信如釋文則訊誶二字本通廣韻誶引此詩云歌以誶止訊作誶爲當與上句萃協之依廣韻亦當作止韓詩作訊云諫也訊亦當音息悴反離騷云謇朝誶而夕替王逸註云誶諫也引詩誶予不顧與韓詩訓同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按與爾疋釋訓同書無逸譸張爲幻馬季長本作輈張說文譸云讀若疇引書譸張爲幻玉篇嚋云嚋張誑也揚雄國三老箴云姦冠侏張侜輈譸疇嚋侏六字音皆同兒狀之詞音同者字可通傳云誑也說文侜云有壅蔽也譸人誑欺其君卽多所壅蔽義與傳合箋云誰誰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按簡兮西方美人箋謂周室之賢者彼美人今箋謂碩人此箋所美謂宣公非以宣公爲美人也離騷云恐美人之遲暮王逸註云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如王叔師說則謂人君爲美人者特以其服飾之美然離騷猶指君說箋云所美之人則美是臣子心中美之釋文云韓詩作娓美也按說文娓云順也讀若媚廣韻娓云媚也然則韓詩作娓訓媚猶詩所謂媚于天子媚茲一人也與箋義合矣

心焉忉忉傳箋俱無釋觀下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則忉忉有

傳釋文忉忉都勞反憂也憂也二字當是傳文寫書者脫之當補入

月出

月出皎兮傳皎月光也正義釋傳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其文故爲月光如正義說則經文與傳字原作皦寫書者改爲皎也釋文經作皦云皦古了反本又作皎月光也當改作皦乃合正義原本汲古閣本經下釋文云皎古了反本又作皦誤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正義述經云君何爲于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我匪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定本無兮字如正義則孔經本上下句末有兮字校書者據定本改之也當依原本乃合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云乘騎音駟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如釋文經駒字當作驕六朝時有改爲駒者故沈云然按說文駒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驕从馬句聲駒爲二歲之馬尚須教習故禮有攻駒之文不可以駕車明甚說文驕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唯驕皇皇者華篇是說大夫出使詩云我馬維駒說文引作驕則傳言大夫乘駒當作驕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驕訓合是鄭作箋時亦作驕正義述經釋傳畧不致疑是作正義時經傳箋猶作驕不知何時始改作

駒當依釋文本改正汲古閣本此章經下不載釋文豈以乘
驕駿俗故刪之耶正義引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
淫昏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从君適株故
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如王子雍說則序刺靈公
傳意兼刺孔儀竊謂傳意專刺二子乘馬乘駒卽二子所乘
刺二子正以刺靈公亦猶宛邱刺幽公而傳以經中子字爲
大夫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已
謂樊光爾正註引詩作有蒲與茄則鄭作箋時經字作茄故
云芙蕖之莖曰茄若是荷字鄭應云荷讀如茄今箋不然知

鄭經字作茄矣正義謂鄭取莖爲喻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
非鄭意必如傳乃是以荷爲大名耳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正義因傳此句分別傳箋是也但謂傷
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則三章碩大且儼無禮之人何有矜莊
恐不可通也今按傳有美一人當謂君子傳意言彼澤陂之
中有女譽男汝之性如蒲然有男譽女汝之色如荷然男女
相說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歎傷當可如何
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涕泗俱下滂沱然已耳次章言無
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靜好時事如
此亦惟寤寐無爲中心憂之悄悄然已耳三章言無禮如是
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矜莊時事如此亦惟

寤寐無爲至于輾轉伏枕已耳傳意或當然是時陳之風俗敗壞已甚作者憂思感傷至于如此精誠所感國之人皆知淫亂之爲非當少西難作雖以孔儀二人亦知悔悟猶能興楚師以討徵舒詩可以興豈不信哉雅亡而後至是而風亦亡持三百篇之終而開春秋之始此風俗人心一大關捷毛傳傷無禮一語能窺其深矣

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爾疋以菡萏爲芙蕖華說文蘭云菡蘭已發爲芙蓉爾疋以遾爲芙蕖葉說文無遾字以芙蕖爲此卉之大名以荷當爾疋之遾今說文荷字徐音胡哥切非也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今顏師古註謂茄亦荷字茄荷字自通然揚言綠衣則亦以荷爲葉說文原于訓纂故其說如此毛傳據鄭詩隰有荷華以荷爲大名菡萏爲華與爾疋合傳說不可易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八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常補著

檜

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檜卽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按鄭譜言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檜先于鄭故先明檜之賜履然水經洧水篇云洧水出河南密縣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註云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註引劉氏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鄰于虢鄶滎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

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檜卽今河南開封府之密縣縣東三十里有故密城驗其地勢乃在外方之東鄺註引劉氏之言不云詩譜則此三句疑後人加之譜上言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下言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此三句以接上文極爲明順不應以檜國在禹貢三句橫亘其間正義謂外方在鄭南界故檜居其北鄭卽今新鄭東在密縣東八十餘里亦爲外方之東也

祝融氏名黎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按史記楚世家云卷章生重黎重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者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闕少昊之重索隱以此解爲當如小司馬說則太史公非以少昊之重顓頊之黎合爲一人鄭譜云名黎自據左傳正劉氏所謂對重則單稱黎也

羔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曰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序下正義云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遥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此說非也逍遥翱翔是遊燕經文自明以朝服燕祭服朝箋明言是其好絜衣

服先言燕後言朝箋明言見君之志不强于政治是序所云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者上二章盡之矣此章言君服羔裘勿以遊燕當于日出有曜之候服以視朝然後羣臣得見其如膏而君不然所以我思之而中心悼動也羔裘視朝是人君正服故于此章明之傳意當然

素冠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正義以毛此章爲思既練之人特泥練冠是練布爲之素是白絹故爲此說詳觀傳意殆不然也說文布枲織也縿帛也素白緻縿也練湅縿也素既爲縿縿又須湅傳意蓋謂湅此白緻之縿以爲冠紕卽箋所謂縞冠素紕其意亦指大祥後而言非謂練祭之冠湅布爲冠固名練湅縿爲冠亦自無嫌觀卒章之末引子夏閔子三年喪畢見于夫子事知毛此章斷非思既練之人矣

棘人欒欒兮傳棘急也欒欒瘠皃按釋言云慼褊急也正義謂爾正作戒則孔所見爾正本作戒矣詩獫狁孔熾我是用棘鹽鐵論引作用戒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云訓革千載李善註倉頡篇曰革戒也說文諱云从言革聲讀若戒是戒革棘古字通爾正釋文云慼本又作亟亟之訓急常訓也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亟急也正義曰情急哀感者其人必瘦故以欒欒爲瘠皃之定本毛無瘦字如孔

說則正義本傳文作瘦瘠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
依原本乃合

寘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按禮記閒傳
曰大祥素縞麻衣註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
飾然深衣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大祥服深衣
孤子用素爲純矣以素緣冠爲素冠以素緣衣亦爲素衣故
云素冠故素衣也箋以大祥深衣純用布而祥祭朝服乂是
緇衣與此經不合故取緇衣之素裳

隰有萇楚

天之沃沃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桃天傳天天其少壯也書緇
衣引詩桃天之沃沃云巧也一曰女子笑兒引詩桃之媄媄
與和舒義近則天又與媄通然究以天爲正說文訓天爲屈
者艸木初芽類皆拳曲故謂之句萌句卽屈也而天本从大
象形故喬字从天从高省由天而高亦少壯少長之義與書
詩訓合今說文徐音惟有於兆一切非也漢時無四聲之分讀上如平天字當兼於驕切玉篇天云倚苗切少長也舒和也又引說文於矯切得之

匪風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正義曰上二章

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卒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按此是箋義以顧瞻周道箋謂回首曰顧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箋謂有能西仕于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傳意殊不然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言下國自滅周道故至于亂也卒章傳云周道在乎西言周道在西知毛上傳非謂周道已滅矣詩言誰將從西而歸乎庶其歸我以好音望有能以周道治檜國者傳箋不得同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周道至衰周猶在檜営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宜詩人思之切也

溉之釜鬵鬲傳鬵釜屬正義曰釋器云鬷謂之鬵鬲鈁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鈁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烹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按說文鬲部鬷云鬵屬从鬲曾聲鬵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从鬲兟聲讀若岑金部鈁云曲鈁也从金多聲一曰鬵鼎讀若楢一曰詩云修兮哆兮釋鬵爲釜與傳合釋鬷與爾正合瓦部甑云鬳也从瓦曾聲鬳云甑也一曰穿也从瓦鬲聲讀若言是鬷與甑字義各別以甑釋鬷孫炎之誤亦由說文鬵字註有鼎若甑曰鬵之一說所以參差爾正邢疏引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鬳或謂之鬵是甑亦名鬵然爾正經文是鬷非甑而說文釋鬷鬵二字與正傳合正義不引而轉據孫炎以駁傳誤矣

曹

蜉蝣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引鄭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無之豈鄭譜有別本蜉蝣屬共公與然譜言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蜉蝣箋言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鄭不應有此語釋文此序無昭公二字非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正義釋傳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按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言我躬尚不能自容遑恤我後世子孫此傳容閱當同邶傳正義以容爲形容以閱爲悅懌不知何據又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蓋以箋義釋傳誤也說文堀突也詩曰蜉蝣堀閱从土屈省聲突猶竄突漢書曲突徙薪魯連子一竈而五突說文堪地突也玉篇突穿也突義與穴同故从穴部然則毛傳詩時經字作堀言此蟲依地突以自容不知夕之將死也傳意當然鄭箋詩時經字作掘故云掘地解閱定本謂開解而容閱是也正義釋箋作鮮閱今本解閱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作鮮閱乃合正義原本

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釋文歸說音稅協韻如字按閱从門說省聲而說字从兌雪从彗得聲古音兌慧自諧無取協今韻也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戈也言
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周禮夏官候人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
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
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正義據禮註以
釋傳謂此賢者乃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按鄭註禮
時未見毛傳故其說多殊然周禮註引詩特証候人之職選
士卒以備姦寇未嘗以詩之候人爲士卒也如鄭以詩之候
人爲士卒箋詩時當據周禮以設候人句釋之今不別作箋
其意亦同于傳誠以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則是賢者爲
官非爲士卒經言何戈與祋則是此候人選士卒以何之必

知毛意如此者下三百赤芾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彼
小人得爲大夫也候人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四人是其官
爲上士下士傳言不過候人猶言不過爲士耳此可即下傳
以明之者也說文祋及也正用此傳又云殺及也及以殺殊
人也配戈而言當作及殺而經作祋者說文祋云或說
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蹙下以驚牛馬曰
祋故从示及即引詩何戈與祋然則戈以擊刺祋則立表于
外以警人之不當入者皆送迎賓客所以備姦寇也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正義曰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
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
也按玉藻一命縕芾黝珩註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

名耳鄭以玉藻上文言韠此變言芾望文爲解非定說也詩
赤芾金舄會同也赤芾在股來朝也朱芾斯皇軍行也芾之
用非專祭服矣傳言芾韠明一物而異名也說文芾作市云
韠也正用毛傳
說文市云韠也敝云篆文市从韋从友徐鉉等曰今俗作紱
非是以敝爲篆文則市爲古文也韠云敝也（即市之篆文）黻云黑
與青相次文是市敝二字同而黻與市敝字義迥別文選曹
子建責躬詩云要我朱紱（即敝字）李善註毛詩朱芾斯皇芾與
紱同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云採已謝丹黻註毛詩曰赤芾在
股黻與芾古字通擬陸平原詩云朱黻咸髦士註毛
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元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
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擬謝光祿詩云雲裝信解黻註
黻與紱通潘安仁楊荊州誄云亦朱其紱註毛萇詩傳曰諸
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如選註是黻與市敝通也經典作
芾而選註引詩皆作芾者采芑朱芾斯皇釋文云本又作芾
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是芾與芾通也說文市云艸木
盛市市然象形八聲讀若輩與市字隸體皆作市而篆文市
市各殊字義亦別玉篇艸部芾云蔽芾小皃引詩蔽芾甘棠
市部亦云蔽市小皃別有市部廣韻八聲芾云艸木盛也市
云韠也去聲芾引詩蔽芾甘棠篇韻之芾即市字也皆未嘗
與市相通然廣韻去聲芾字下有茀字註云同上采芑釋文
云茀芾皆音弗而卷阿茀祿釋文引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

廢一云毛音方味反鄭芳沸反此詩赤芾引沈音甫味反則又讀芾爲市豈市市二字亦得通與

南山朝隮傳隮升雲也正義曰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註皆云隮升雲也如孔說則正義本傳云隮升無雲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及集註增入也按傳以薈蔚爲雲與兒則隮自是雲不假更言雲字蝃蝀朝隮于西傳亦但言隮升此傳無雲字爲是當改依正義原本

季女斯飢傳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正義釋傳曰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又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如孔說則傳本作季女人之少子女子

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釋箋曰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如此說則箋本作歲穀不熟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均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鳲鳩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正義曰在位無君子者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其說是也述經謂指曹君用心之不均則非經言正是四國四國非曹君所得正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俱非指曹君此詩與下泉略同下泉思明王賢伯此則專陳賢伯以刺當時之伯其意殆謂晉文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捷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傳箋所謂四國之長任爲侯

伯也是役也實執曹衞之君分曹衞之田其後許復曹衞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獳譏之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預註云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而衞地之分傳絶不載其事則曹田分而衞田不分其用心之不壹甚矣此詩所以刺與若指曹君序當言刺共公不當言刺不壹也

其儀一兮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句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按傳不訓儀爲義而直云執義則作傳時經字作義也箋云儀義也則作箋時經字作儀說文義云己之威儀也是義儀二字本通故傳箋皆以執義爲解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按傳不訓騏爲文而直云騏文則作傳時經字作騏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餘同據此則弁皮弁也四字乃是箋文當在騏當作璂之上誤刊于此并移正義釋箋之文析而釋傳當仍改屬箋也書顧命四人綦弁鄭作騏弁夏官弁師註引此詩直作伊綦是騏綦二字本通此箋以爲弁飾故曰騏當作綦以玉爲之釋文云騏綦文也說文作璂引說文以作璂別之知箋本作綦校書者據說文改之當仍作綦爲是至釋文云騏綦文也則別本傳文有作綦者毛以綦爲蒼艾色騏爲騏馬之文則爲青黑色此經言伊騏無由釋作綦文陸之誤耳

下泉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艸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作涼涼艸蓨著之屬正義曰箋以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蓨著皆是野艸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艸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按箋意或如孔說傳意不然序言芃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經之所陳蓋言三農失業石田荒艸直是有稂無禾至卒章始以芃苗起興經旨如此陸疏云童粱或謂之守田爾疋邢疏而爾疋別有皇守田郭註引陸疏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然則童粱即守田廢田中所在多有不必定生禾中也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謂箋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按牧下二伯始于鄭君毛公時無此說傳言二伯述職祇是東西太伯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經四國有王如止四國則何不得謂之連帥不應稱伯知經言四國猶言四侯僖四年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旄邱正義引鄭志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如鄭志則此經亦以一侯不可分故言四國四國來王而郇伯述職非東西太伯而

何若然鴈鳩亦言四國而不得爲二伯者彼經言正是四國正訓長乃是州長則四國爲州下四面之國與此不同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甘棠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鄭以行露詩無召伯而甘棠詩有召伯則巡民決訟實爲伯時事此經郤伯與甘棠召伯一耳來王述職亦可卽本詩明之故毛以爲東西太伯也

幽

七月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正義曰此詩主于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公

及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此說非也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世后稷者言世爲后稷之官非謂后稷之身韋註云豳西近戎北近狄戎狄卽豳不窋雖竄于豳子孫猶在邰國公劉嘗繼爲此官史記匈奴傳序云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也序言后稷先公蓋謂不窋與公劉二人譜稱公劉太王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者特言周公以此序已志非釋序之詞觀卒章箋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其意亦同序說謂不窋公劉正義于此序謂以后稷冠之于卒章箋謂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之皆謂

后稷之身誤矣當言處幽先公非止一人以爲后稷之先公統之也

一之日觱發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下傳云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此經稱日稱月正義因四月秀葽箋物成自秀葽始推之云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者由其物生其說良是嘗由孔說推之傳舉三正畢四之日復從周起正朔三而復立文自當如此其意總明經旨以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稱日也經于十月穫稻後稱爲此春酒明建子月得爲春直至建辰月言春日遲遲則中間丑寅卯月俱爲春可知後漢書陳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其說實本此詩傳以一爲十之餘稱日從夏正起數四月後稱月亦用夏正者后稷先公爲夏諸侯故也觱發說文引作滭波云風寒也與此傳合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颲颲按今說文風部颲颲二字下未引此詩豈陸所見說文本如此而後人刪之與但說文颲云風雨暴疾也颲云烈風也與毛傳寒氣不合陸殆因說文讀若栗列而誤以颲颲當之下泉洌彼下泉大東有洌沈泉正義俱引此詩作栗洌云其字从冰則在唐初經字作栗洌矣大東正義引說文云洌寒皃而說文水部無洌字滭波下有溧瀨二字俱訓爲寒古字厲烈通故

烈山氏亦曰厲山而厲亦爲賴是賴烈音義同說文瀨字卽
冽字廖字註云讀若栗卽栗之省廖字註云讀若列卽冽之
省也玉篇仌部凓字下載冽字不復更載瀨字廣韻去聲無
瀨字入聲止收冽字蓋自梁迄唐初廢瀨用冽久矣然則此
經本作凓瀨依篇韻及唐初本應作栗冽今本作栗烈雖古
字烈亦通冽可仌冽省文然究不如作冽訓寒與毛義合也
說文瀨徐音洛帶切誤

三之日于耜傳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孫毓謂毛傳言晚
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正義駁之云九月
肅霜與中國氣同穜稑乃晚于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
晚此說當矣然寒鄉早寒孫言近理豳實寒鄉所以得晚寒

者正義未言按豳地處山谷之間外則涇洛二川環之內則
皇過二澗夾之風氣嚴密節氣較遲自有他方所不得同者
寒鄉晚寒所以足異豳先公因時定制周公筆之每章紀其
時令以爲豳國之典章亦明著其與周地殊也

殆及公子同歸傳殆始也正義曰釋詁云殆始也說者皆以爲
生之始然則殆始義同故爲始也按爾疋云胎始也正義
引之不言字異則孔本爾疋作殆矣爾疋釋文云胎本又作
台然則古音台讀爲胎亦讀爲殆音同義必同也或釋文台
字原作殆故孔引之不言字異詩釋文殆作迨音待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黃桑也正義引襄十四年左
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謂猗角爲遮截束縛之名

故云角而束之曰猗按女桑柔弱之桑不煩遮截角者卷曲之意傳謂卷曲其枝而加束縛耳孔引左傳角猗以釋之詩作猗不作掎也恐非毛意正義又曰女桑柔桑桑集註定本皆云女桑黃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初生者如孔言則正義本傳作柔桑今本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當仍作柔桑乃合原本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疑當之作否耳按節氣已遲一月則亦可有遲兩月者八月其穫禾已穫矣十月又云穫稻是一國之中遲早已校兩月經有明文孔之此說猶未免爲子雍所惑也正義又曰此箋當言晚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孔意鵙以夏至鳴今七月始鳴是晚溫之故不知箋意不重溫而重寒故曰伯勞鳴將寒之候首章流火箋云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四章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于貉箋云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五章斯螽箋云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改歲箋云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八章鑿冰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篇中凡八言寒一言暑以經首言流火特爲寒謀無緣更說晚溫鄭志之言亦姑答張逸非經旨也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正義
釋云黃引易註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
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南方故云用
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既曰黃裳又曰纁裳釋傳殊未明按
芾與裳同色斯干朱芾斯皇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車攻
赤芾金舄箋云金舄黃朱色金舄卽赤舄是黃朱爲赤也一
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皆謂染赤說文纁云帛
赤黃色一入赤黃再入三入亦是赤黃但分深淺耳說文言
赤黃與毛鄭言黃朱相合朱深于纁朱色孔陽詞承載黃之
下是經明以黃朱爲纁故傳云元衣纁裳土寄位南方土黃
色南方朱色土色實兼黃朱故或稱元黃專就黃言或稱元

纁兼黃朱言也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傳于貉謂狐貍皮也狐貉
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正義曰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
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
也釋傳例圖未見分曉按傳言豳民于貉實專爲取狐貍之
皮也誠以狐貉但民自用而狐貍可供公子爲裘引論語以
明于貉引月令以明取狐貍傳意如此貉狐貍自是三獸但
傳狐貉句止釋于貉貉亦狐類故云狐貉非謂狐與貉正義
云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如兼狐
言之不得謂狐皮賤矣故知傳狐貉非謂狐與貉也貉當作
貊

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薁也正義引本艸云鬱一名雀
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又引晉宮閣銘華林園有車下李有
薁李以爲車下李即鬱薁李按陸元恪唐棣疏云唐棣
薁李也亦名車下李孔置陸疏不引則車下李非唐棣也史
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非發騎按郭璞曰鬱車下李也爾疋
釋木唐棣栘郭註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郭註云今
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郭于爾疋二棣俱不言車下李
而于上林賦鬱字言之與正義所引本艸合則鬱爲車下李
信矣說文玉篇俱以薁爲艸薁字亦作栘玉篇有栘字云於
六禹九二切引山海經太室山有木葉狀如梨而赤理名曰
栘木服之不妒不以爲栘李廣韻以栘爲栘李而薁字註云

薁蘡藤也此說近之相如傳徐廣註鬱一作薁文選上林賦
作隱夫薁棣李善註引張揖云薁山李也山李薁李俱木本
定非薁薁相如傳櫻桃蒲桃集解引郭璞曰蒲桃似燕薁可
作酒燕薁即薁薁也陶隱居云蒲桃即是此間薁薁本艸云
俗名野蒲桃蒲桃藤本而薁薁似之故說文玉篇歸艸部然
則薁薁非薁李乃蒲桃陶隱居之說是也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
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正義曰言治宮中之事則是
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
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
之執於宮功如孔說則正義本經文作上入執宮公校書者

依定本改之也疏中則是訓功爲事及末句故人之執於宮功兩功字當作公字公亦訓事與箋內野功相涉而誤也傳入爲上出爲下正義無釋疑正義本無此二句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傳不言茅索何用箋亦止言時用正義述經云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卽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艸夜中爾當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以此爲宮中所執之事又以爲蠶用不知何據豈以茅者萑葦之類可作曲薄索綯爲繩可以猗彼女桑而采之乎然不如箋義渾說之爲當矣

納于凌陰傳凌陰冰室也正義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註云凌冰室也又曰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于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按說文云凍也象水凝之形此今冰字也冰云水堅也此今凝字也陰云久出也出字誤从夂从侌如說文則凌原作陰斬氷當作夂三其凌明是陰字鄭註禮時字體未改故註云夂室與此傳同孔謂單言凌者止得爲氷體不得爲氷室疏矣玉篇陰云氷室也與此傳合說文用毛詩古文亦應言夂室今本說文乃作夂出正與詩義相反出字訛當據此傳正之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

也正義曰蕭音近縮故蕭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此下又曰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如正義則傳收縮萬物句下當有滌埽也三字誤奪校書者當據正義補入釋文云滌直懋反埽也是傳原有此訓也又釋文沖沖聲也當是傳作鑿冰之聲隋升也當是傳文誤脫附志于此曰殺羔羊箋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按小正伐木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未成羊也爾疋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景純註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伐木燕朋友故舊之詩是燕禮亦有羔羊鄭以此詩爲饗羣臣饗大於燕用羊宜矣

萬壽無疆傳疆竟也箋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釋文云或音

注爲境非正義述經云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釋傳云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如正義是孔傳本作境後人依釋文改作竟也按說文無境字新附有之云境疆也从土竟聲經典通用竟據此作竟爲是然亦必改依原本乃合又正義云定本竟作境上當是境下當是竟孔凡言定本作某字者多與見行本別也

鴈鴈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鴈鴈焉釋文云遺本亦作貽正義述毛作貽述箋意作怡謂鄭訓怡爲悅毛當訓貽爲遺又曰定本貽作遺如孔說則正義本序作貽王校書者據釋文改之也當依原本

既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正義云人已取我子
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興周公之意寧
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按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
能免乎大鳥之難次章今女下民或敢侮子箋云今女我巢
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是毛以取子者爲大鳥鄭
以取子者爲下民此詩傳箋義別孔已細爲分釋而于取子
之義猶未免以鄭述毛亦其疏也

鬻子之閔斯傳鬻稚正義曰釋言云鬻當作鞠稚也郭璞曰鞠一
作毓是鬻爲稚也按釋言云幼鞠稚也郭註引書不念鞠子
哀無一作毓之言如正義則唐初爾疋郭註有此一句但經
作鬻而云是鬻爲稚孔蓋讀鬻爲毓釋文云鬻由六反是讀

爲毓徐仙民音居六反則讀爲鞠是鬻鞠毓三字通廣韻云
毓稚也同育據說文毓即育之或體埠谷風昔育恐育鞠毛
訓育爲長鄭訓育爲稚正義謂育得兩訓釋詁爲長釋言爲
稚是亦以釋言鞠字爲毓之證說文育云養子使作善也从
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許雖訓育爲養然惟稚子故須教育
亦自兼有稚義也鬻本之六反俗作鬻說文云鬱也別有鬻
字徐音余六切此經鬻字當是鬻字毓之借也

予所蓄租傳租爲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
租爲也按釋文云租子胡反又作祖如字依釋文則正義本
經作蓄祖祖本訓始有造始作始之義爾疋造作俱訓爲故
傳訓爲今汲古閣本經與傳俱作租校書者併正義改之非

也當據釋文改作祖乃合正義原本

子室翹翹傳翹翹危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

也按陸元恪疏鴟鴞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韄然縣著

樹枝或一房或二房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云鷦鷯之

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李善註引韓詩曰鴟鴞

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害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

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蒲風至蒿折巢覆

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箋義殆本韓詩毛傳但訓危

不言所託枝條之弱然選註又引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

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

註引荀子是李以蒙鳩卽鴟鴞荀爲毛公之師當聞其說此

傳訓危或亦謂所繫之弱故孔以箋述傳而不復別之也

子尾脩脩正義述經曰子尾消消而敝又曰定本消消作脩脩

也如孔說則正義經傳猶作消消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

仍原本

東山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

不陳此詩毛鄭義別具在傳箋然有陸元朗義有王子雍義

釋文士行云毛音衡衡卽橫字是謂毛意作無事橫銜其枚

也云鄭音銜云無行戶剛反是謂鄭意作無事銜枚讀經中

行字爲銜箋中行字自爲行陳字也云王戶剛反是謂王述

毛作無事行陣衛枚義同于箋也按傳訓枚爲微不以爲如箝橫銜之物釋詁云隱匿蔽竄微也說文云微隱行也从彳敷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傳意言制彼兵服而來堂堂正正無事行于隱微有勞師襲遠之苦也正義述經云从勞在軍無事于行陣銜枚同傳于箋恐非毛意

蜎蜎者蜀傳蜎蜎蜀兒桑蟲也正義曰言在桑野知是桑蟲孔意殆以蜀非桑蟲故其云如此大雅韓奕鏞革金厄傳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不言桑蟲者以此傳已明且韓奕非正言蜀故耳說文云蜀葵中蠶也此今本說文之誤韓子云蟺似蛇蠶似蜀淮南子云蜀與蠶相類而愛憎異也韓奕傳爾疋郭註皆言蜀似蠶今以蜀爲蠶其誤顯然是以廣韻引說文云葵中蟲也已不作蠶字然猶是葵蟲非桑蟲許用毛詩古文何至相戾爾疋釋文引說文云桑中蟲也此乃與毛傳合當是許氏原本羅願云蜀葵中蟲亦食于藿倡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羅氏據誤本說文而爲此說不可从玉篇亦以爲桑蟲而別有蝓蠋音之欲切廣韻亦然蓋以爾疋蝓蠋非此詩之蜀然樊光漢人其註爾疋已引此詩當不誤也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之血爲粦粦鬼火也正義據以駁傳誠是然釋文云燐字又作蟒粦粦火也燐說文作粦云兵死及牛馬骨之精也廣韻亦同如釋文則傳原作蟒字蟒爲螢火傳自不誤豈陸本孔未見與螢月令爾疋俱作熒熒

是火光熒熒然蟒乃蟲之體也文選秋興賦熠燿粲于階闥
今李註引毛傳曰熠燿蟒也蟒螢火也

破斧

四國是皇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
人而已正義引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又引書
傳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謂
如此則奄君見殺是書序而非書傳以鄭書序註言奄君遷
于齊故也若然奄君實遷蔡叔亦僅放之此箋何以言誅正
義未申箋意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毀棄也周書以爲討然
則誅卽是討或棄其身或但治其罪非皆可謂之誅周公殺管
叔而蔡蔡叔兩見左氏傳而東山毛傳統言公族有辟卽金
縢所謂我之弗辟不得疑蔡叔亦致辟也傳云皇匡也則爲
正四國君罪而哀其民人箋以正其民人卽是哀其民人傳
箋亦當有別

伐柯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謂鄭以此詩刺朝
廷羣臣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作毛以此詩刺成王作鴟
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作按金縢云昔周公勤勞王家惟子
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
國家禮亦宜之時實未卽迎孔傳云遣使者迎之順經爲解
耳歸禾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于東作歸禾孔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

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嘉禾序云周公
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孔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
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又曰天下和同政之
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歸禾正義曰王啟金縢正當
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于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
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如
二書序傳正義歸禾往復在啟金縢後矣毛于此詩惟言禮
義者治國之柄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其在雷風後先難以
臆度然此序與九罭均言刺朝廷之不知則是一時之作九
罭傳云周公未得禮也顧成王禮宜新迎之語而爲說也禮
宜新迎爲啟金縢後語而尚復遲之又久是朝廷之人有疑
于迎周公者毛亦當爲刺朝廷羣臣同于鄭說但鄭是避居
東都在啟金縢之前毛是東征未還在啟金縢之後正義說
非事實也九罭之義毛同此篇鄭則迎而歸矣狼跋序稱王
不知宜在伐柯九罭之前而處末者彼詩主美周公遭難不
失其聖故復本成王未知而言彼序亦稱四國流言安得謂
在鴟鴞前作乎

九罭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
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
以毛亦爲大鳥不釋箋易傳之意按易漸卦初六鴻漸于干
其占爲厲九三上九俱漸于陸三凶而上吉此詩之渚與干

皆近水處下故傳謂鴻不宜遵陸高于渚下經鴻飛遵陸傳亦云陸非鴻所宜止者傳文變循言止以鴻之飛必漸進愈高乃爲羽儀可用若止于陸則有夫征不復之凶經言公歸不復王肅述毛訓復爲反云未得所以反之道是易之不復與此詩不復同故傳謂陸非鴻所宜止以喻周公當歸王室若止于東都則潛陸皆非所宜傳蓋依易爲說以鴻爲鴻鴈也史記陳涉世家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翮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一鳥如鳳皇然非謂鴻鴈與黃鵠也箋專取鴻喻周公爲聖人故易爲大鴈蓋以鴻爲鴻鵠也

狼跋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碩大膚美也箋以公爲周公讀孫爲遜謂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正義引孫毓之評蓋右鄭也詩書稱成王或曰沖人或曰沖子或曰孺子王或曰嚮前子或曰曾孫此經獨稱公孫者七月篇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題爲豳國之風鴟鴞以下皆周公事耳身未致王何以得附于豳風正以周公攝政東征無非欲輔導成王之大美以上繼先公之業則此六篇者雖爲周公而作其義實繫成王故得附于豳風也周大夫見鴟鴞之詩明著鴞子周公之心已如青天白日故于此詩復表公孫使六詩相爲首尾其意遠矣傳已釋公孫爲成王而復言豳公之孫亦以明此六詩附豳國之義可謂深得經旨孫毓乃謂詩書名

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又謂成王去豳公已遠非惟駁傳兼以訾經魯頌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商頌稱成湯爲湯孫此經公孫何非名例箋以周公遜位其說自可並行必欲抑揚亦何謂耶

鴟鴞罪人既得後作次于七月當矣東山雖勞歸士實未得歸經中所陳皆預擬之詞觀四章皆言悕悕不歸可證破斧因不歸而追惡四國伐柯九罭殷金縢後刺朝廷之人疑迎周公狼跋總陳周公遭難欲成公孫之大美次弟與古文尚書說合正義謂當于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依箋義爲說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九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三庚申補刊